

六月一日,是声乐泰斗郭淑珍教授的生辰,“老儿童”郭先生,今年的六十九岁。

今年,我们一大群学生在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的新剧场餐厅三楼给老师过生日。学生其实并不是全数到位,却依然密密匝匝来了五六十人,把个不小的教师餐厅挤得人满为患。

自从多年前我离开母校,出国学习,回母校的机会少了。如今的中央音乐学院比先前扩大了很多,教学楼也增加了,新

近又盖了一座歌剧场,辉煌气派。这一次的生日聚会就是在新歌剧场的教师餐厅里进行的。我和同是郭先生的学生、女中音黄楠出了三楼电梯门,一下看见眼前都是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欢声笑语,花团锦簇,有轻微的背景音乐声陪衬,有人招呼我:吴老师来啦?还有喊我的:吴霜!快过来!我则问着:郭老师在哪儿?

顺着学生手指的方向看去,靠里边的一张

某日拟就《我家铜脚炉》小文,想征求一下意见,遂念给家人听听。

妻听毕,神情若有所思,转而惊叫起来:“噢,家里还有一个叫‘端炉’的铜脚炉,是我的嫁妆。端炉两旁安有耳环,供双手端起移动。”“为何印象寥寥呢?”“都几十年了,生活变化这么大,你不写奶奶的铜脚炉,谁还想起呀!”

妻言之凿凿,我深以为然。幸亏老家楼房尚未动迁,那个险些被遗忘的宝贝端炉应该还能找得到。

那天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寻宝。一阵翻箱倒柜,找遍楼上三个房间,竟然不见端炉踪影。妻灵机一动,进入吊顶上面的阁楼,我用手电一照,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映入眼帘,拉开一看,果然就是那个被称为“端炉”的铜脚炉。心中一阵欣喜,蕴藏在脑海深处近三十年的记忆顷刻被激发,被唤醒……

当年,我家一贫如洗。尽管东拼西凑,平房翻建成了楼房,然而除了锅铲碗筷和几床被子,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可搬。乔迁新居日,春暖花开时,妻拎着一只编织袋,腾腾地爬上阁楼,轻轻一放,便下楼张罗饭菜,招待客人去了。以后靠着勤劳所得,家里逐渐添置了电饭煲、电风扇、电热器等日用品,田园牧歌的岁月随着改革的车轮一年年淡去。不久,儿女进城念书,家人进镇居住,继而入城定居,液化气、空调器普及,乡下人成了“城里人”,崭新的楼房被闲置,那个陪着妻子从娘家而来,后又束之高阁的端炉,也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生活,淡出了记忆。

剥茧抽丝,回忆继续延伸。妻是家里的长女,出嫁那年,物质极度匮乏,端炉之类的铜脚炉成为嫁妆中唯一亮眼的宝贝。准确地说,那端炉是岳母的嫁妆,再往前推,该是太外婆的嫁妆。

漫长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斑斓的民间习俗,贫穷人家买不起金银首饰,能拥有一件既实惠耐用又颇具品相的铜脚炉,作为女儿的嫁妆,也是够风光的了。谁能料想,短短几年,电器化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曾经的“宝贝”很快过时。一时间,收旧者吆喝声不绝于耳,妻却不为所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以敬畏之心珍藏着她的嫁妆,保护着祖先传承下来的端炉,至今安然无恙。

据内行人土探究,该端炉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观外表,做工细腻,两旁耳环扣垫的四个圆盘雕有花纹,炉盖气孔由多个雪花一般的六角形组合而成,呈蜂窝状有序排列;论材质,紫铜铸造,质地胜过硬铜,且品相完好,有较强的观赏性,应属清代中后期产品。

茫茫尘世,悠悠岁月,历经百年沧桑而完好无损的民用铜制品还能剩有几何?我对妻说:“这端炉值钱啊!”妻笑曰:“再过一百年如何?”我回答:“纵然成不了珍稀国宝,也不失为民间古董。”

两千年前孟子说过:“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呵呵,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端炉,如果现在就将其捐赠博物馆,我们还真的有些舍不得!

我是一位影迷,却不资深;我迷恋电影,却不沉迷。上海国际电影节,自然是影迷的节日,我会参与其中,但不太像有些影迷,很早就做好购票攻略,开票日老清早到电影院门口排队,或者守在电脑或手机旁,看到心仪的影片,就狂热抢票。这样一来,热门电影,肯定看不到,可你想想,一届电影节有好几百部电影,你要挑选适合你看的电影,多了去了,何愁看不到。

20年前,电影节刚开始的时候,不热闹,有电视台的朋友,给我送票,我看看时间、片名不合意,就转送人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已开始淘碟,每日在碟市里兜兜转转,看到的好影片数不胜数。当然,现在电影节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了,世界各大电影节得奖片都能弄到,有些影片还是全球首映。当时,我收碟,除了收集大师的电影,还专门“搜”集冷门片,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只有蓝色的画面和声音,没有影像。今年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展映法斯宾德的电影,他是“新德国电影”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 九十岁的小妹妹

吴霜

主桌中央位置,鹤发童颜、身着深红色印花与叠花相衬的绸袍的郭先生坐在那里,很贵气,很富态,满面微笑与身旁的新一届院长余枫低声交谈。

当年我刚见到郭老师的时候,还是个不知道什么是西方歌剧唱法的傻丫头。那时候我只会唱戏,唱京剧,唱评戏,有时候还唱唱梆子什么的,也会哼几声越剧。但是不懂什么是西方歌剧,什么是艺术歌曲,在我看来,那些外国人的歌唱与我十分遥远,我听不懂,即便是我学会了那样唱,别人会懂吗?

那个年代,郭老师不到五十岁,已经有了不少学生。我妈妈把我托付给她,她一口答应:交给我了。天津人独有的一种直白,带着仗义之气。我妈妈也来自天津,她们之间应该有一种同乡人的默契吧?

后来不少人知道新凤霞的女儿在和郭淑珍学唱歌,开始发出议论:让一个唱戏曲唱民歌的材料去学咏叹调?这开的什么玩笑?

这种舆论显然错了,因为戏曲出身的我不仅学歌唱,还开始学钢琴了。几年以后,我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文革”以后第一届恢复招生入校的学生。

郭老师在向我妈妈承诺的那一刻起,就坚信可以把一个深受戏曲熏陶的女孩培养成一个唱咏叹调的。人们不知道,当初的我并不会唱什么戏,我只是一个有点嗓子条件的白丁,是一块橡皮泥,可以由着人塑形,土丫头也好,洋妞也罢。

但是郭老师为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我走进了音乐的海洋,那是又一片天地,无限宽广深邃,就像天空一样。海洋和天空,是自由无边的象征,而音乐,是这种象征的载体。

人们也不知道,在戏曲土壤里出生的我遨游在西洋音乐海洋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用一句比较时髦的现代语言来形容,叫跨界。而支持我的人,除了我的父母以外,另一个人就是郭老师。

她告诉我,她幼年的时候,曾经是个喜欢听京剧评剧的孩子。她喜欢唱老旦,喜欢听程派青衣唱腔,和程派第一个传人李世济是好朋友。不像许多美声专家那样,会对中国戏曲有排斥,相反,她欣喜地看到我唱了多年的美声之后依然可以十分地道地唱戏曲,唱我妈妈的评剧唱段,也唱京剧程派。

我在音乐会上加唱的评剧、京剧选段,首先得到的赞赏就来自我的美声启蒙教授郭淑珍老师。而这

样的认同激励了我,使我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把许多小时候学过的戏曲表演手段也运用到了我的西洋作品音乐会上,试图找到一种跨界的结合,把唱和语言秀还有动作,带有韵律的有些舞蹈意识的那种动作裹挟在我的歌曲中。因为让我站在那里循规蹈矩一动不动地歌唱,一直是我排斥的,虽然在声乐圈里,那是至高无上不可触动的传统。我把想法告诉郭老师,她问我:你真打算那样唱是吗?我说:是,她说:那就做吧。我肯定支持你。

音乐圈中,这样的老师并不多见。更何况,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西洋的传统音乐教授者,她是上一代的人。在课堂上,她严肃,有时甚至古板;苛刻,有时十分严厉。学生们大都怕她,课堂上被她训斥哭过的学生大有人在。她是那种一丝不苟给学生画格子、不许有丝毫越界举动的课堂至尊,多少学生连同他们的家长对她都有一种既爱又怕、不敢疏远又难接近的心态。

但其实,她是一个最接受新事物、走在新时代前列的老人。从八十岁的时候,她就喜欢说:长寿老人到处都有,我只是八十九岁小妹妹。确实,比起八十年来,也只增长了一个数字而已,中国声乐界的泰斗,是九十岁的小妹妹。

“六一”庆生的聚会上,我走向了,我的郭淑珍老师。

等待 (油画) 梁群峰

等待 (油画) 梁群峰



等待 (油画) 梁群峰

# 合肥游记

王养浩

逍遥津公园

热风吹雨草木翠,愁思入怀暮春归。碧湖惊艳新荷起,曲径醉得微调回。

包公祠

不畏权贵除贪夫,凛然正气敬龙图。祠畔莲花笑廉泉,廊上碑林仰鸿书。

李鸿章故居

自喻“破屋”裱糊匠,一生毁誉费文章。駭世墨宝掀风云,摩天朽木细端详。

部购票信息一应俱全,只需拇指一点,购票成功,不需跑到电影院售票。这很方便,尤其当你一个下午或晚上有空,两部电影又在不同的影院,你算好时间,能从容地在手机上搞定。此外,你看介绍,不一定去凑热门片的热闹,说不定还会不经意间看到中意的电影。2015年电影节的第一天,在网上购得两场电影,曹杨影城 15:45 法国片《熟悉的陌生人》,散场后,坐

座还传来低低的抽泣声。在电影节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千辛万苦搞来的票,看完电影,不过如此;无所谓随意看看的电影,却让你记住很久。

电影节看电影和平时看电影,有时会不一样。在电影节看电影,人会变得很绅士,安静、礼貌、高雅,尤其是电影结束,人们等字幕走完、亮灯,才起身,这是对电影制作者的尊敬。去年看法国片《最后一课》,当最后一个镜头淡出,我和边上的女士同时鼓起掌来,瞬间,掌声在影院的角落热烈响起。电影结束鼓掌,在电影节是常有的事,要知道,大多数时候,面前并没有任何演职人员,人们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是充满感恩的,是表达愉悦的,是对一部电影作出的最高褒奖。而往往在此时,你也会自我感动,然后想:哦,真好,明年电影节,我会再来。

电影节看电影和平时看电影,有时会不一样。在电影节看电影,人会变得很绅士,安静、礼貌、高雅,尤其是电影结束,人们等字幕走完、亮灯,才起身,这是对电影制作者的尊敬。去年看法国片《最后一课》,当最后一个镜头淡出,我和边上的女士同时鼓起掌来,瞬间,掌声在影院的角落热烈响起。电影结束鼓掌,在电影节是常有的事,要知道,大多数时候,面前并没有任何演职人员,人们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是充满感恩的,是表达愉悦的,是对一部电影作出的最高褒奖。而往往在此时,你也会自我感动,然后想:哦,真好,明年电影节,我会再来。

虽然剧情有点俗套,但感人,邻

十日谈 明刊一篇《影迷的狂欢节》 影视盛宴

# 无奈中的希望

(德) 林中洋

星期六下午,儿子有足球赛,父子俩吃过午饭就出发去球场了,我和女儿两个去游泳。那是我们经常去的游泳馆,有内外两个部分,外部泳池呈葫芦形,通过连接内外的“葫芦嘴”就进入了水温很高、不时会有旋转涡流的小圆池,再经过一个细腰,就进入到葫芦的大肚皮里了。我们无论冬夏都会游到露天去,那天也不例外。我们追逐、潜水,玩得很开心,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发现,整个“大肚皮”里就剩下我们两个,而前面的小圆池里是好多个年轻男人,他们随着涡流旋转着,但是却不停住我们这边看。我吓坏了,想起了不久前在南德泳池里发生的骚扰事件,暗暗责怪自己不够警惕,就在这时,馆内走出了两个工作人员,他们站在泳池边上,似有心更似无意地前后走了一圈,我赶紧带着女儿往回游,在工作人员的监视下安全地回到了内馆。惊魂甫定,我看着已经长得和我一般高的女儿,窈窕的身材如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心里忽然充满担忧。

回家的路上,我还在奇怪,这个我们如此熟悉的游泳馆,是从什么时候起忽然有了扎堆出现的陌生人?他们是难民吗?我知道,就算人家真是难民,也不说明他们就是潜在的犯罪分子。

晚饭的时候说起游泳馆的经历,我丈夫也明显有些不安,但是我们都知道人不能一概而论,然后他说起今天的球赛,说孩子们都踢得很棒,特别是瓦利特,受伤了还接着踢,精神可嘉。瓦利特是阿富汗难民的孩子,到德国已经有两年了,短短的时间里,他不仅德语很快过关,而且进了文理中学,他是儿子足球队的中锋,因为家里没有汽车,所以每次去其他地方比赛,都是其他的家长接送他。有一次他坐在我车子的后座上和我聊聊天,那德语说得就像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我想,这可以算是成功地融合了吧。

儿子的班上还有一个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孩子,叫拉米,有一天,他请我儿子和另外两个男生放学之后去他家做客。我傍晚的时候去接儿子回家,正遇上拉米的父亲从外面回来,我们在门前的车道上聊了聊。他的德语虽然说得有些费劲,但是字句清晰,尤其是他温文而雅的态度和眼睛里散发出来的智慧的光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回家的路上,儿子兴奋地给我讲述拉米的妈妈把他们当正式的客人对待,不仅一进门就有薯片等各种零食,而且还做了叙利亚传统吃食——鸡腿奶酪

饭和烤蔬菜,那味道真是好极了!惟独让他感到有些不太理解的是,他以为,难民的住所里应该是很简陋的,但是拉米家却布置得很温馨,拉米的电子网络游戏系统比他的还要高一级!我于是说:“叙利亚本来是一个富庶的国家,一场战争打得人民流离失所,在这个时候,德国给予这些人以必要的帮助,是多么难得啊。你若落了难,是不是也希望有人伸出援手呢?”

其实,难民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和德国的普通民众一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很有矛盾的,一方面担心女儿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欢喜着儿子和拉米交朋友。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纷争是难以调和的、很多的局面是令人绝望的,但是,只要大家能多一些宽容与理解,那么,即使在无奈之中也能生出些许的希望吧。

